

心理诊所的 私密档案

贾海泉◎著

what is this
the story of the
man/boy who was taken

十八例摄人心魄的咨询个案
潜意识“黑洞”的终极大揭秘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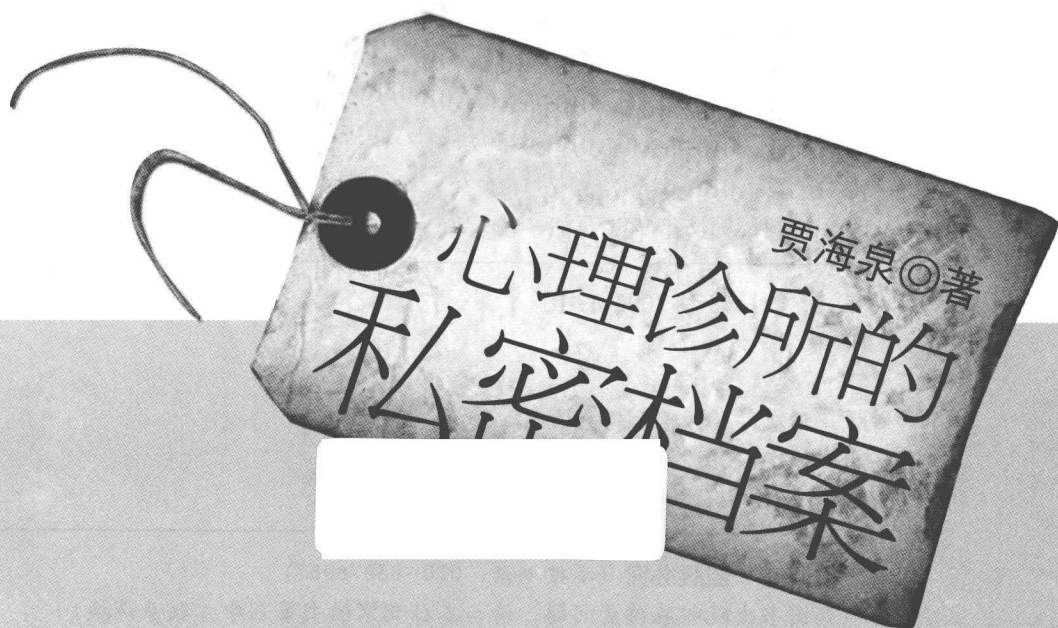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in dark ink.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date or address, in dark ink.

© 1999

十八例摄人心魄的咨询个案
光怪陆离**故事背后**的人性透析
潜意识“黑洞”的终极大揭秘

姐姐开刀神断了疑团竟带
着她去医院看病。失去医院希望姐
姐。看内科楼医生大到了一个屋
里就去医院检查上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诊所的私密档案/贾海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307-10042-8

I. 心…
II. 贾…
III. 心理咨询—案例
IV. R3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5046号

责任编辑: 陈 岱
审 读: 代君明
责任印制: 人 弋

出 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网 址: www.wdpbook.com
电 话: 010-63978987
传 真: 010-67397417-608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978987)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联系调换)

自序

物质生活的提高使人们对精神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希望人生完美、生活幸福的心理需求空前迫切，这就促使个体对内心世界有一个透析似的觉察和探索，目的是发掘自身痛苦的原因，进而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执业过程很容易联想到在菩提树下打坐沉思的佛祖释迦牟尼，其实他早已揭示了人类苦痛的原因，可惜的是遁入佛门的人还是少数，芸芸众生依旧沿袭着前人步履的惯性，在欲望的诱惑下继续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紧皱眉头不知所终。

有些人执拗得迷失了方向，却埋怨同行的人不肯提携，他们会把责任全盘推给身边的人，怨天尤人愤愤难平。他们或怨天不公或自愧弗如，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很少有人能坐在迷途的沙丘之上仰望星空，去寻找指路的北斗，去反思后整装上路。

在执业的日日夜夜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本应阳光向上的他们被问题困扰着，焦虑郁闷度日如年。当我像剥洋葱一样，把所谓的问题渐渐剥离成一个“核”的时候，他们竟然认为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固执和幼稚）。可问题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换一个观察的角度，一定是一个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是你执迷于这个管状的视野，以管窥豹或一叶障目，躲在阴影里不承认阳光的存在，走不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樊篱，虽然也曾苦苦寻觅，但却走不出自己心灵的迷宫。

曾经与一位资深心理大师讨论过心理咨询这个行当，好像当时就出现了观点上的分歧。我一直肯定“效果论”地位，即“方法不论出处，能解决问题就好”，

所谓的清规戒律也是人定的，而人是变化的人，既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些所谓的清规戒律一定也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正所谓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其实这有悖于咨询行当的规矩，但我坚信只要勇于探索，就能找到一条相对的捷径。于是我像一位遮面夜行的侠客，艰辛而执著，希望早日找到隐身于某处的《葵花宝典》。

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也感谢“早起”的大师们给了我一盏引路的明灯，但我相信明天的来访者不一定就是今天的他，于是我也不会以今天的结论去定义未知。庆幸的是，跟随着由自己和来访者酝酿而成的感觉一直蹒跚地走着，却提前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写作的中间，曾数次推翻手稿——我形容创作的过程像看一出戏，在戏未落幕之前，你永远不敢画句号。我用小说的笔法去叙述这些过往的事和过往的人，希望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去思考和反省。

路在脚下，如何选择方向和行程，靠自己。

贾海泉

2012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001

档案一 失足少女 001

“姐姐干活摔断了胳膊，爸爸带着她去医院看病。我去医院看望姐姐……有位阿姨领着我到了一个屋里，把我抱到床上……和我躺在一起……有个男人，就是他！啊！啊！就是他……没有五官，没有头发！就是他！啊……”

档案二 谋杀抑郁症 017

“家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如果身后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家，我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安全感。我希望我的家是完整的，是温馨和实实在在的。你们不需要难为自己，不需要伪装，因为我也害怕你们心累，你们的别扭、难堪会直接感应给我，会直接影响我的学习和生活。”

档案三 午夜殉情 037

“怎么不想跳啊，我觉得我很失败，因为一直以来周围的人都认为只有我可以甩掉她，而不可能反过来，可事实就这么残酷，我的面子呢？自尊呢？怎么和父母交代？同学们怎么看我？这些都让我无地自容。”

档案四 始终不露面的爸爸 050

如果忽略了亲情，无论你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你的人格是否也存在缺陷呢？想起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诚然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值得大众敬仰，但如果把你还原成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是否应该给亲情留点空间呢？当孩子出现了问题，只顾在孩子身上找原因，这难道不是成人的悲哀吗？

档案五 好人会有好报吗

074

“请您继续往前走，想象着您慢慢长出了一双白色的翅膀，轻盈地飞了起来。您回头看一下，遍地的油菜花，绿色的树，白墙青瓦的小村庄，都已经在自己的身下了。您轻飘飘地飞，阳光和煦，白云柔柔，微风拂面，衣袂飘飘……您知道您要去哪里吗？”我轻轻地问了一句。

“天堂。”大姐慢慢舒了一口气，额头舒展，面带微笑。

档案六 拯救极品美剩女

085

“恋爱是一场角力，多数人在事前会评估自己的实力，如果半斤八两还可以参战；如果实力悬殊，多数会自动撤退的，因为这账明摆着，捉不到狐狸弄一身骚，这叫无效功；如果能占对方点便宜，如得到了女孩的身体，还算不赔本——可是他们估计连提要求的勇气都没有吧？”

档案七 超怕鬼的钟馗

106

“现在寺庙的香火越来越旺，算命相面这行当也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失，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做了亏心事，或者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泥塑身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对他人对社会犯了罪，这时候再去通过迷信的方式寻求安慰，神仙、佛祖、上帝真的能保佑你吗？他们真的存在吗？”

档案八 离奇的车祸幸存者

116

“其实在发现他们躺在血泊里的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秘密秘密’。其实是你自己在那极度恐惧中关闭了你的语言功能，向来内向胆小的你担心他的命运，更害怕你自己的命运遭到威胁。”

档案九 都是早恋惹的祸

126

“不是早恋导致的成绩下滑，而是她对早恋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你的态度，因为多数家长是不同意或严格制止孩子早恋的。爱这个东西越压抑就越反弹。你我都是过来人，是否自己的初恋就真的忘干净了？孩子在爱与不爱这个漩涡中纠结挣扎着，无端消耗了过多的能量，试想还有精力去学习吗？”

档案十 恐婚的刺猬

145

“刚才他用手指指着我的额头，我真的很难受，非常不自在。于是我想，平时都是我指着他的额头，他一定也不会好受吧？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长期地指责，是会发疯的。可能平时我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只顾及自己的情绪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也有责任。”

档案十一 处女情结

158

虽然大学的处女已不多见，但步入婚姻的男孩在选择女孩的时候依然在意处女膜之有无。这很滑稽。男人在女人的问题上似乎都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女人忠贞不渝，即使自己在外寻花问柳，也希望自己的女人守身如玉哪怕是独守空房守活寡。这真是悖论。

档案十二 打捞穷二代愤青

168

“对，有些人一提到‘虚荣心’往往把它当成贬义词对待，其实我们都有虚荣心。把虚荣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上，如家庭和社会地位上，这就错误了，因为用拿来的东西充实自己本身就心虚，更何况这些东西没有标准，于是他们会在一步步的攀比中败下阵来；而靠自己的能力建立的虚荣心就不然，因为你的成就伴随着你，在给你带来荣耀的同时还会给你进取的动力。”

档案十三 雷人的潮人粉丝

179

“音乐的功能除给人带来视听的愉悦外，主旨还提高爱乐人的修养和品位，一个爱音乐的人不单要另类的外表，最主要是要修心，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修养，是没有资格谈音乐的。”

档案十四 干掉失眠症

191

“这么多年了，其实你一直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但是你消耗了过多的能量，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从现在起，你彻底放下了，放下了你背负了十几年的包袱，你变得很轻松很自由，你会发现这世界竟然是那样的美好。”

档案十五 出轨检测机器

200

“在外面已经筋疲力尽了，回到家难免会心焦，夫妻过日子最关键的是相互信任和尊重，我们都是凡人，都会犯低级错误，只要能认识错误，知错必改就是了，如果无事生非事事刨根问底，最终只能两败俱伤，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的事儿谁能说清楚？”

档案十六 爆发吧，网瘾少年！

212

“这种生活我当然理解，你也受了很多委屈很多罪，夜里独守空床的滋味也很难受，可是你不该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忽略了他的感受，因为他比你们还脆弱还容易受伤。我指的是内心的伤害。不管什么原因，妈妈的离去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痛，可是你的作为无异于雪上加霜，你仔细想过吗？”

档案十七 肥胖者敏感的心

226

“你坐在这广场上，好好玩一会。你不妨观察一下周围的人，看看他们的身材，看看他们的表情，想想他们都在思考什么。你使劲盯住一个人，盯住他，看看他会怎样？”

“他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转身走了。”

档案十八 我得罪了一个广告模特

237

“也就是说，你对马诺那句话是支持的。”

“为什么反对呢？我想，是女孩子都这样想吧，别看她们在台上说的那么好听，可是你不知道到了后台，我们都在哈哈大笑，笑别人，也是笑自己，怎么那么能装啊，明明是喜欢，却愣说不喜欢。听一个参加速配的姐们说，她们都有套路的，嘴上说的义正词严，但是若真的碰上穷光蛋，她们就避开物质说别的，挑人家皮肤黑个子矮头发卷肚子小，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后记

248

档案一 失足少女

小薇是通过预约电话找到我的。电话中听出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语调轻柔、略带抑郁。一般情况下，我会提前了解一下对方咨询的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小薇犹豫了片刻，说：“还是到您的咨询室再说吧。”根据经验判断，这类咨客要么是对咨询师不够信任，要么就是其所遇到的问题复杂，需要长谈。

过了一会，轻轻的敲门声响起——若不细听很难发觉。我打开房门，一个妆饰时髦但略显俗气的女孩出现在面前。女孩头戴一顶很大的黄色针织帽，一件大红外套裹着她略微发胖的身子；浓密而蓬松的头发遮挡着半边脸，让人很难看清她的真实模样。

落座后，我简单介绍了心理咨询的内容和程序后，便等待对方发言。可是，小薇一言不发，好像不是来咨询问题，而是来静坐示威的。于是我决定直接切入正题。

“你可能遇到了很大的困惑，也可能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也许你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有很多委屈但无处申诉；你也曾尝试着挣扎但无济于事……你有些绝望了，对吗？但是我想告诉你，既然你能主动走进咨询室，说明你还是一个勇敢的女孩。我尊重有希望和梦想的人，有什么话你可以对我说，因为这里是最安全——也是你最应该信赖的地方。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好吗？”

开场白有点空洞，似乎适用于走进咨询室的任何咨客，但我对语气的把握还是挺自信的，相信这些话能触动她的内心。

我把水杯往前推了推，意思是“该你了”。

小薇端起水杯轻轻抿了一口。“我是一个无可救药也不可原谅的人。我觉得

没有任何脸面活在世上。我之所以来见你是想弄明白一些事情。至于最终的选择，我是不会改变的。”小薇终于开了口，也慢慢抬起了头，但还是不愿意正视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自言自语。

“我身上有太多的罪过，估计上帝也不会原谅我。我祸害了太多的人，虽然那些人也罪有应得。可是我还年轻，还有资本和理由去享受生命。我也有爱，也知道被爱的感觉非常美好。但是我实在不敢面对——越是美好的事情我越是不敢面对——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在我听来，这诉说着不着边际，就像我看小说一下翻到了中间部分。我云里雾里地听着，努力调整思路以跟上节奏。

“老师，您说社会上怎么有那么多坏人？他们怎么那样禽兽不如？他们怎么可以随时随地毫无来由就甩掉女人？这世界上还有王法公道吗！”女孩的声音陡然增高，我下意识后倾了下身子。

“这些不讲良心的男人！”此时，诉说已演变成控诉。女孩猛然站了起来，手里的空纸杯已被她攥成了一个纸团。我这时才总算看清了女孩的脸：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底色的苍白，眼睛很大但空洞无神……情绪的失控已使她的脸扭曲变形。

就在此时，女孩忽然像变了一个人，狠狠地扔掉手里的纸团，迅速脱下大红外套，拢了拢蓬松的长发，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老师，我不难看吧？我像个罪人吗？我相信您，您能对我说实话吗？”说完，女孩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老师，您不会也是一个骗子吧？”

现在紧张的人是我——手心竟然有了汗水。“镇定，要镇定，不要在咨客面前失态。”我一遍遍告诫自己。镇定是有威慑力的，这是心理战的第一次交锋，如果败下阵来，就等于失了先手。

果然，我的镇定发挥了效应——女孩停止狂笑，渐渐恢复了平静。

“继续，请继续说下去。”我镇定地对她摊了摊手，并示意她坐下。女孩乖乖地坐回到藤椅上。“对不起，老师。刚才我失态了。”女孩重新低下头。

我忽然有点后怕：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只要痛处一被触及，便易失去理智，很可能无法控制行为。工作尚未开始，她就出现了如此激烈的反应，如果再往深处挖掘，后果可想而知。我只能先稳定她的情绪，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小薇，你能来咨询室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很愿意在能力范围内为你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但需要你的配合。我们一起努力面对困难。人生并非一帆风顺，谁都会遭遇挫折和困惑，关键是要勇敢面对。只有自己站直了，别人的搀扶才有

意义。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小微慢慢转过头，注视着旁边茶几上花瓶中那朵盛开的小花。“我的经历非同一般，您就权当听我给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吧。如果写成小说，肯定能吸引眼球的。”小微惨淡地笑了笑。

我从茶几下面拿出一盒纸巾，抽出一张放在她的手边。“我愿意当故事的第一个听众。如果心情需要，你不必刻意控制情绪，想哭就哭，想骂就骂，但事先最好回答我几个基本问题，好吗？”

“老师，您问吧，我会尽量回答您的。”

“你多大了？居住在哪里？什么学历？家里兄弟姐妹几个？上学还是工作？家庭情况怎样？”

“我的名字您知道了，22岁，家是新集乡的，初中毕业，还有一个姐姐。我现在还没有工作，谈着一个对象，情况很糟。”小微回答问题时，思路很清晰，是一个正常的姑娘。看着她疲惫的脸，我想她的故事一定跌宕曲折。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刚才你有些激动，希望你现在把你的问题讲出来。”

“我就是感觉害怕，害怕独自一人在家，害怕黑夜，害怕男人身上的味道。”小微颤抖着，额头上渗出细小的汗珠，遮住眼睛的刘海儿被粘在额头上。“我真的很害怕！只要独处，就浑身出汗，禁不住哆嗦。”小微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能听到有人在说话吗？或者是感觉到身上有被触摸的感觉？”

“有！我看到一个人，一个秃头的男人站在那里，脸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轮廓。”

“你仔细看看他，穿什么衣服？五官怎样？会说话吗？”

“上身光着，看不清五官，从来不说话。我害怕！我真的害怕！他又来了！”小微的身体再一次剧烈颤抖起来，眼睛盯着窗外，声音忽然提高，最后干脆喊了起来，就好像真的有个秃头男人从窗外跳了进来。她的情绪再一次失控。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又引发了她这样剧烈的反应。

“救救我吧！医生！他又要祸害我了！快把他打出去！”小微猛然双膝跪地，抓住我的双手，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两膝中间，身体剧烈抖动着。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反应如此剧烈的咨客，有点措手不及了。“小微，我知道你害怕，但这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地方。这里是非常安全的咨询室，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请不要害怕。事情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喝口水，冷静一下。”

我把一只新的纸杯递到她手里，顺手把她扶到了对面的藤椅上，等她慢慢恢复平静。我必须另辟蹊径，绕开敏感的话题。

“小薇，你看上去蛮漂亮的，很像电影演员陈红——就是陈凯歌的老婆，在《大明宫词》中饰演太平公主的那个。”

小薇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出来。“是吗？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电影明星，但没有人说我长得像陈红。我一直很喜欢陈红，她很大气，有一种公主范儿。您说我像陈红？是哄我高兴吧？”

这是我屡试不败的一招。听到这样的赞美，女人一般都会放弃伪装和抵抗。我决定乘胜追击。“小薇的姐姐也很漂亮吧？你能谈谈你的童年吗？童年总是能给我们留下美好回忆的。”

“老师，别人的童年都是幸福快乐值得回忆的，但我不愿意也不敢再去回忆我的童年，不说好吗？”小薇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像是在哀求。

先接纳认同吧，也许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好的，那我们就随便说点什么呢。你是怎么到了这个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辛苦吧？”

“我初中毕业后跟同学来市里打工，起初在一家纺织厂，干了两个多月吧，感到很累，挣钱又不多，就想换一份工作。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一家服装店当促销员，开始还得培训，还得试用，两个月下来几乎没有领到钱。那时候几乎身无分文了，我又不好意思问家里要，于是又合计着再换工作。就这样工作换来换去的，也没挣到多少钱。”小薇两只手不停揉搓着那块半湿的纸巾。“有一天，老乡点点来找我玩，说是有挣钱的工作，问我做不做。我问她是什么工作，她说就是在饭店里给客人端茶倒酒，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很轻松也挺有意思，于是我几乎没有犹豫就跟着点点去了。”

顿了顿，她又接着讲，“那是一家很偏僻的酒店，十多个雅间。刚去的时候，老板还面试了一下，说可以留下后，就领着我到处转了转。老板很大方，一开始就给了我500元钱，说让我先用着。我当时很感激他。第一天晚上上班，我跟着一位大姐在一个雅间里服务，里面有七八个客人。吃到中途时，有一位胳膊上文着凤头的客人让我坐在他身边。我当时还很高兴，以为能坐下休息一会了。没想到凤头让我陪那几位客人喝酒，从小到大我没有沾过酒，我就拒绝。没想到凤头一下子变了脸，端起酒杯就往我的嘴里灌。我没有一点准备，呛得差点背过气去。”说到这里，小薇的身体又开始微微颤抖，哭着说，“我恨死这个坏蛋了！”

咨询室里除了小薇沉闷的低泣，就是钟表的滴答声。接下去的故事其实不用细想，我也能猜出个大概来：无数失足的少女几乎是按照一个模式滑向了深渊。

我没再劝阻她哭，任由她触碰自己的心底痛楚，但还好她情绪没有失控。其实触及痛楚的哭是咨客最好的宣泄方式，这类似处理肌肉创面的外科手术，割开皮肉疼，挖出腐败的组织也疼，但是只有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才能让受感染的

肌肤康复。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喝醉了。点点说过，陪客人喝酒可以赚很多小费，醉酒没啥大不了，实在不行就吐出来，睡一觉就过去了。于是我并没有过多地挣扎，后来好像还主动喝了很多啤酒……我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宾馆的房间里，外间有几个人在打牌。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才知道我睡了一天一夜。我想坐起来喝点水，可是浑身疼得厉害，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女孩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讲这段经历的时候，小薇竟然出奇地平静，平静得有点瘆人。她抬头冲着我笑了笑，“你是不是看不起这样的人？”

我回答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估计当时你就是一意抗拒喝酒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已经到了那个地步，结局很难预料，也不是你能左右的。就是韩信，不也受过胯下之辱吗？这只是一时一事，谁也保不齐有双膝跪地的时候。”

“嗯，老师，您说这话我爱听，其实我们也不容易，大多是迫不得已。那您还愿意听下去吗？”

“只要你愿意说，我就愿意听。”

“嗯，那我就说吧……”她又停顿了一会儿，似乎不太愿意回忆，又似乎是在下决心要不要说出口。“那次，凤头给了我500元，让我在宾馆里休息了两天。我回到饭店后，老板对我的‘失踪’不以为然，说适应就好了。点点开导我说，她是过来人，刚开始她也这样，慢慢想通就好了。我木木地听着点点的话，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可在那之前我绝对不是这么想的。我随波逐流了。”小薇喝了一口水，抬头看了看我。

我有点木讷地转着手上的水笔，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接着说。

“从那以后，凤头每周几乎都带我出去过一夜，也给了我不少钱。我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就这样过了将近两个月，有一天晚上凤头带我去邻县，在一个很大的酒店里住了下来。晚上跟五六个人在房间里喝酒打牌。到下半夜时，其中一个留长发的年轻人就提议来点粉儿精神精神，他们几个人围着茶几用吸管很惬意地吸着。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当时很害怕，就说去床上休息。凤头让我也尝尝，我本想拒绝他，可竟然半推半就喝下了掺有白粉的半瓶矿泉水。不一会我就感到整个房间在旋转，自己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第二天醒来后，我感到全身酸麻，像是万根钢针刺骨。我在床上翻滚着，骂着……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咒骂还能做什么。”

小薇两眼放火，像是在寻找凤头。我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原来女孩的眼睛也会这样恐怖。我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身子，作出防卫的姿势，好像她随时都可能

对我发起进攻。

“当时我根本站不起来了，浑身难受，像有无数只老鼠咬我。”这次，她体若筛糠地蜷缩在藤椅里，紧闭着眼睛，双手撕扯着浓密的头发，表情越发狰狞恐怖，嘴里低声恶毒地咒骂着。

她的情绪再一次失控。我连忙站起来，走到她的侧面，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冷静，请你冷静。过去了，事情都过去了。你现在坐在我的咨询室里。”我一边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膀，一边示意她冷静。她再次转过身子抱着我的双腿，失声痛哭……

冷静应对失控场面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必备的素质。我也接待过几例应激障碍的患者，但是像小薇这样在短时间内反复出现歇斯底里状况的咨客还是第一个。于是我在思忖，这个案例是否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是否转诊精神科处理？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她还未发展到那个程度，再者说，武断地给一个咨客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也是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没有放弃的理由。

墙上的石英钟忠实地记录着时间，两个小时已经过去，在这段感觉漫长的时间里，我没有照猫画虎地收集资料，而是聆听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此时此刻，我像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听众，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就证明你具备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你的故事可能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也愿意一直听下去。”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

“谢谢您听我说了这些，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轻松过了。”她很配合地站了起来，整理着自己有些凌乱的衣服。

“回忆过去并不轻松，希望你好好休息，有时间再来。”我目送小薇走下楼梯，才感觉自己很疲惫，像刚刚跑完一个半程马拉松。我打开电脑准备记录，可是我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故事中缓过神来，竟然不知道该记录些什么，又有什么可以记录的，索性作罢。我干脆换上球鞋，抱着篮球到了后面的球场上，独自一口气跑了15个三步上篮，直到气喘吁吁再也无力起身。

三天后，小薇再次来电约谈，听声音有点迫不及待。

这次小薇穿一件黄色的收身外套，白色的筒裤，头发披散着但打理得很顺滑，脸上有了些许红晕，但眼圈依旧发暗，不知是化妆过浓还是依旧失眠。

“你这次看上去更漂亮，精神也好了。自己感觉怎样？”

“上次从这里出去后，像是卸下了一个包袱，感觉很轻松很高兴，但晚上还是失眠，还是做噩梦，一旦自己一个人在家还会害怕得要命。”

“好的，希望你能继续自我挖掘。我感觉你已经看到了希望。”

“我看了合同，里面说不能遗漏内容，必须如实地反映情况，那我就继续讲。我在一家小门诊所待了5天，大夫说我感冒了，原因是一直高烧不退，一直打点滴，但我很清楚这根本不是感冒，应该是吸毒后的反应，但又不敢和大夫说，也不敢擅自回家，害怕会死在半路上。凤头那晚临走时给我甩下一沓钱后就不知去向。我一直坚持到第五天，感觉身体恢复了，才动身回到这里，在一个朋友那里暂住下来，我誓死不回那家饭店了。点点一直打电话找我，我也没再理她。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愿意出门，害怕见人，尤其害怕见到‘熟人’，但这样毕竟不是长法，于是就去了一家手机店当促销员。时间一天天过去，渐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店里人来人往的，很是热闹，也许是这种热闹冲淡了那种恐惧吧。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刚刚温暖的心又重新回到了冰点。

“那天晚上店里人很少，八点多的时候，门外进来了三个客人，走到我的柜台前说要买手机。我看到一位很面熟，但一时忘了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只顾低头挑手机，并没有太注意我，直到相中了一款手机问价钱时，其中一个男人说，‘是你啊，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听声音，猛然想起来他是饭店里的一位‘常客’，当时头轰地一下就蒙了，语无伦次地应答着。他们交头接耳地嘀咕了一阵，哈哈笑着走了。那笑声刺激了我，让我回忆起过去那段黑暗的时光。那天夜里，我又出现了那种状态——浑身痉挛，出汗，咬牙。朋友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我死活不去，就这样折腾了一晚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去上班了，除了下楼买饭，整整一个多月我没有出屋。家我不想回去，工作不敢找，脆弱的神经崩到了极点。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东北，鹤岗人，来这里已有几个年头了，在一家网吧当网管。老师，你知道人活着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吗？”小薇忽然抬起头，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生存。”

“是的，是生存。当你不知道下顿饭去哪里吃的时候，当你的肚皮一阵阵告急的时候，尊严真的一文不值，所有的幻想都在瞬间破灭。您相信吗？当我口袋里没钱的时候，我就让他帮我找点活。他给我伪造了学生证，我也因此认识了一些‘高尖端’客户。过了一段时间后，随着钱包快速地鼓了起来，我竟然有了一种成功者的喜悦。

“当我有了足够的钱，我决定洗手不干了。这时候就遇到了我现在这个对象——一个同样是朝不保夕但老实木讷的男人。他知道我曾经是干那个的，但他一点都不嫌弃我。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同居着。我躲在家里不出来，他出去找些零活买菜做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然而恐惧又找上了门。还是那样，一旦独处我就害怕，特别是晚上，不敢出门。后来发展到发作起来就进入濒死状态——我很